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

三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十二

策問

擬試制科王平甫策問道

策問一十四道

擬試制科王平甫策問道

問蓋聞至治之世教化明而風俗美士之處者皆篤於自治而仕者皆能稱其官當是之時百度脩而萬事理故上下富足百姓和樂而臻於仁壽施及鳥獸草木皆遂其性至於蠻夷戎狄莫不欣欣附焉其所繇者何術而至於斯歟今士寡廉耻而希合苟且之俗盛至於舉選其弊而百職未脩上下之財不贍於用元元匱急而輕於抵罪鳥獸草木未盡遂其性蠻夷戎狄至勤於禦備之策焉其不能方古者何謂歟夫事其末而欲及其本與泥其迹而求合其變皆不可也然則倣於古而不迂近於今而不卑必有其道可得而言焉昔孔子語為邦曰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曰韶舞今考其事尚可復於當

曲曰子十二

世歟如不可復則興今之禮樂者將何說歟子大夫其悉陳焉

策問十四道

問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而孟子亦曰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如此則用先王之道以治國家天下其見効豈不速哉然而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是則積德累善曠世綿祀而後有成又何其迂且久也夫惟悴之民望其恩德與願治之主望共治之効替月猶且遲而可以一世百星期哉豈聖人之道大施用之際難歟抑遲速之間繇所遭之時異歟二三子可辨之

問官有德爵有功所從來尚矣今爵虛器也凡有功者固以官賞之矣其可乎其亦有不可者乎

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然而視聽言動一於禮則不合於俗者有矣順俗則自枉不合於俗則怨且怒且指目以謗者行焉謗怒非君子之所憂也然君子之於道德非獨自足而已將以有為也如與一世人不合不識其能有為乎是則其所積累者

小而為害於事也大矣孟子亦曰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知以利言則枉尋而直尺亦可為歟又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如孟子之意則亦自信而已矣然則君子之道其無以紆諉怒便於時合於衆人之心者乎今觀孔子孟子之所以自為者則亦從優遊不皆不合於世也是亦何道乎二子者豈無談乎吾子共言之

問錢為物非無形而不可見者也不藏於國必藏於民不在於民必在於國出於此必在於彼勢理然也今大農之錢常不足而民間尤甚是物也不外天而沉泉其安所歸而孰繇致其然歟將欲使上下之用俱足有無之求兩通豈無說乎

問易曰天地之道簡易而於乾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入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其於坤亦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又曰承夫而時行又曰至哉乾元萬物資生夫至健以動於上而不息至柔以承之于下勤孰甚焉始萬物生萬物焉不為不煩也其於六卦不與夫簡易去者矣耶而孔子之去爾何也又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其又可屬之於人事邪願質其所以然而見教

問三王之世用當歲之入其餘以禦凶荒下而至漢其用度亦不加少焉然考文時悉弛租稅與民與國皆有餘今之用度亦漢固若無異然然租稅之外山澤關市之利取之殆既焉而不足國與民平歲皆其病此其故何也其有以救乎否也

問春秋左氏傳說晉曼公之入也利其民而歐之以禮信之教然後用之一戰而霸失能使其民得其利而入於禮義信之教聖人之所以為治之具豈易此耶然而不曰斯道也王道然也何以哉者其道固亡異而說者卑之邪抑不然也欲釋其所以然則將孰質焉而可矣而王道之本末深淺何如也

問教之不洽於人也曰處於位者莫為之先也欲為之先則何施焉而可古之道何者近於今今之所當始者何事焉吾子其言之也

問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孔子云然其無不然也不疑矣既然則功美豈寡哉而於記則曰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信其如是也則夫禮樂去者不足以就功治耶不然何功成治定矣而始區區為也無亦與孔子異意哉孟子又曰今樂猶古樂也而唐太宗

亦指陳聲以明悲樂柳子厚又稱孟子是則制作去者其不必事  
耶抑雖事之而非所以為本邪黃帝以來孰為而不相沿襲也本之  
要如何也為人議者於吾子意孰安

問周下文武至于夷王未久也而其治已替漢與唐也治不替亂於  
盛天下之於治也何寡而亂數如此今固承大敝之後而所承者將  
緬而戾於周歟抑止於漢與唐也漢與唐也其治孰愈其當時之  
制有合於周乎抑皆不合也求其可以尚行於今者儻有之乎無也  
欲如周之盛時其道易施而其驗易見者願以開於今

問乾六位未嘗有陰焉而坤之為體不可以為剛也然繫辭則曰立  
天之道曰陰虛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信夫陰與陽剛與柔也天地  
當並用之也則將於乾坤何合焉又曰兼三才而兩之今之人其信  
於天地通乎不也吾子當習於其說

問伊尹亡夏而歸湯湯聖人也知伊尹足信不疑故以之相而商  
為大治焉世頌湯與伊尹懇躬也今湯雖聖人不得伊尹之助未可  
以有為也伊尹難自任以天下之重不與湯相值亦未得志也下湯

與伊尹其治未嘗非主與臣相值也其亂亦未嘗非主與臣相戾

主與臣固常相值而其合同少也欲主之無不知賢足信不疑而賢  
臣之必得行其道於天下如之何而可世之所以治亂之全不於是  
在耶

問論語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又曰堯又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是皆聖人之言也聖人之  
言也宜壹今其不合如此一不可考据也豈其記者之妄歟抑信然也  
信其然也則將何質焉而可以壹也占之遠者難道矣唐太宗至於  
今未久也唐太宗之為治也甫三年爾人之產皆有餘越之望誰能為  
絕域也其相之者不持糧與兵而足無患天下斷獄歲三十人而已  
為安且治至此盛也三年有成去者非已然歟今治天下以累世之  
漸然而人之產皆不足盜或龍州縣斷獄歲以千數必世百年六者  
或過而幾矣然而不至於安且治也所貴乎學者非徒習於文而已  
今其可行也吾子盍言所以得失之繇而通於聖人之所志爾以說  
於時耶

問李德裕曰正必去邪邪必害正德裕之自道固不然也其道邪正之勢則適然矣天下之所以治非它焉用捨邪正是而已矣其不治非它焉用舍邪正也而已矣人主未嘗不欲治然於惑也不終有焉則問有焉者多矣終有焉者何議焉問有焉者則可論之矣以天下之大也行之於國與民非一事也群臣之多也其言與行非一迹也邪正之歸何以舉知而不惑也可以聖與賢而不惑與子者而不知乎

南軒直學子固先生集卷第廿一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十三

策問

策問一十道

策問一十道

乾之二五皆曰利見大人屯之二六皆曰乘馬班如歸妹泰之六五皆曰帝七辟姝損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履之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而歸妹則初九曰眇能履九二曰眇能視既濟之初九曰曳其輪濡其尾而未濟則初六濡其尾九二曰曳其輪或有畜之象而多曰利用獄或有與之象而多曰利涉大川九此者其辭或離或合或同或異其象又有繫其義各有所當易學者之所且盡心也且別白其旨而是者于篇

問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孝弟白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亡失仁而後義韓子曰道與德為虛位仁與義為定名老子韓愈所各以其所得於聖人者自為一家之言邪抑其有所激抗而

其言不得不然邪抑會其歸不與孔子異意邪其辯二子之得失而推孔氏之意凡四者之所謂如何悉書以對

問二帝三王之治天下豈出於求之材開言路用賞罰明好惡而當明大治後世稱之至今今之所以別賢不肖而進退於朝廷未嘗有一士或遺於下廣諫諍之塗而勸明視聽未嘗有一言不通於上罰罪而賞功以懲勸之意未嘗有一事不以其宜好善而惡惡以明化道之方未嘗有一事動不求當與古之所以治天下者豈異而今之治未足以迹於二帝三王之盛其何謂邪去益亦言焉

問韓愈曰吾讀孟子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得楊雄荀卿之書而益尊孟子以謂二子者皆聖人之徒然今世學者好詆訕二子之說者甚眾二子者誠詭於道而則之書又過於言乎抑今之學者未達於二子之說而好辯以妄議乎如二子之說不詭韓愈之所評者不過而今之學者若見其不有害於世亂於聖人之道欲使其能達於二子之說而以真好辯妄議之心苟有達乎自古至



今百家之說衆矣其亦有可取者乎抑皆无可取者乎即人之所以自得而不同於百家者其經何說百家之所以失而不同於聖人者於經何謂而三子之書尤惡百家之學者又何也願聞其所以問中庸曰君子尊聽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而明而道中庸子學禮能言六者之所謂其著于篇

問今舉天下之士開問成之制以收遺滯定保行之法以革弊悖修士著之令以息姦妄策問之試使明於治亂之軀者得舉其說設問經之科使通於聖人之意者得申其學子以謂如此可以得天下之賢材而變近世之風俗乎

問六經之書天極以來至於天地人神事物之變遠近小大微顯之際異同之旨先不備者而其要則在於使學者知順性命之理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盡天地鬼神之道遂萬物之性而已然其言不一其意難知今欲問太極以來至於天地鬼神之際與學者之所以順性命之理而正心修身者其要安在至於國家天下者之其本末先後如何盡天地鬼神之道遂萬物之性者何方而可以學老之務也

中庸卷之二 二

其勿務於虛詞而據經之言以其遠近大小微顯之義異同之說以對問書曰命夔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柔而立恭而剛而先有虐簡而先有傲又曰神人以和祖考來格又曰鳥獸鸞鳴百獸率舞皇來儀記曰國君旣政不徽鐘磬士旣故不徽琴瑟又曰功成作樂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又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禮樂之文者能述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今樂猶古樂也夫禮樂刑政皆治天下之具而有虞氏以來教人者必先於樂何也其教人之性使之直溫寬栗柔立原恭而剛簡者先虐與傲是果何以哉鐘磬琴瑟旣故則不傲然則樂之急如其邪力成作樂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則樂者身家功德而已其使之風移而俗易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而及於飛走異類莫知之物莫不守化是出於至治之極所感者必此樂者文之而已邪抑忘之者非徒固陋在於樂邪如欲作禮樂則其情之可考於古者何近如欲述禮樂則文之可用於今者何宜孟子以謂今古之樂同者其於經邪生其務極其意而各以經言

問詩之序曰太平之君子餘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而孟子亦曰

得天下之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今之君子有長育人材之勢而又能有其志者固少矣有其志而以士之難知也進以文辭而不奉於理則浮華以亂實險怪以亂正者將有取焉是不害於道邪進之以行義而本於理則繁禮而飾只好竒以詭眾者將有取焉是不害於道邪夫育人材者固將長育成就人之材以勸天下而移風俗也今其害若是知其溺於浮華之可慮而寧進繁禮飾只好竒之人庶乎其有激而幸乎其有實也其可乎抑其猶不可也乎古之君子長育人材而能本於理者其要如宜且盡言以對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十三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十四

表

代上 皇帝表

謝赦書

謝曆日

同前

福州謝上

代上 皇帝表

右臣竊以上聖之心徧應萬物至公之道無隱人情是以惓惓之私  
 輒敢陳露伏乞官在郎官中嘗持使節矣省計皆陛下選於衆流拔  
 而授之尋值潭州闕人聖恩以臣出守及在任一年有餘蒙差龍圖  
 閣直學士累其為代未赴朝然就移今所領郡目於兩處治所奉承  
 陛下寬仁之化稍循吏民凡辨獄訟未嘗專信掾屬必經心手得  
 應法乃敢區處至於督賦租定徭使一一又與簿書期會無違在潭州  
 日閱買茶并調計金帛佐大農之用前後累方今任之中建置場冶  
 採取金貨亦及二千餘兩昔歲久歲積粟數過二十万石出當郡高  
 源水路至嶽州使於轉輸又於營屯甲兵之備皆使繕修無有遺闕  
 計謀雖拙為効亦勤而伏思臣前所領潭州於三湘之地為一都會  
 朝廷擇守不與三司判官轉運使差遣相侔今於臨川乃江外支郡  
 與舊任頗殊在臣之心豈敢有所不足然當陛下至治之朝未嘗輕  
 退一士是以曾形奏述上瀆宸慈乞以臣兩任慶曆二年五月知潭  
 州至今任通計參於日月就移荆湖北一路一次差遣或賜臣除替  
 許至闕廷懷蟻之戒未蒙省答輒敢再下旒宸儻非陛下哀而念之  
 雖沒齒何望且臣性類蒙能行無異自束髮為吏至今三十四年  
 惟以清苦自守志勤自勉未嘗須臾敢懈亦無毫髮之過故在班列  
 之中實為衆議以此見稱非敢誣譏天聽儻若得允所乞復効情志  
 則草茅之質乃死為足伏惟陛下白星之照下飾幽微天地之仁平  
 施乃彙即其言而觀其意必當察而矜之

謝赦書

伏以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  
 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

備覆并容之大度有防微慎獨之小心不從游畷不近声色無紛華  
盛麗之好無便僻側媚之私歲時吉蠲以承十廟左右腹滿以奉兩  
宮其功施於人効見於事則宅仁由義措紳之徒成材於學數超距  
躡鞠能燕之旅養勇於營屯馭寰汙邪之收充於倉廩開通和鈞之  
利阜於市廛家有豫樂之聲人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召休應自殊鈞  
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瀚澗波濤不驚近則金石之音鳥獸欣躍遠  
則于羽之舞靈美駿奔象齒旅於闕庭龍媒納於閑廐是謂六府三  
事皆可以歌四海九州罔不率俾蓋巍巍而特起非瑣瑣之能顯前  
世議太山之封謀梁甫之禪者更崇比大疇克登茲 陛下抑而不  
圖謙以自牧以謂先王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隕祉發祥其  
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齋明薰  
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已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  
烈奏於宗祊燔燎之蒸煨於郊兆彤響昭答神靈顧懷無疆維休方  
浸昌於万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群元稽參典彝定著赦令弛張從  
理同異稱情蠲罪皆而存取疵錄勞能而縱通負顯晦咸暨供織不  
云 曲曰十一十四 二

遺万國之驩既交於冲莫一人之慶遂及於蚊蠕乎干上下之間極  
乎帝王之盛巨被學最舊蒙恩浸深莫侍甘泉之祠獨嘆周南之  
滯第從臣之嘉頌未効薄材望屬車之清塵但馳遠思想作宸宸  
不任云云

謝曆日

一遠闕庭十移星曆顧彫零於齒髮無報神於毫分 中謝 伏惟  
皇帝 陛下敘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陽寒暑罔不若時草  
木昆虫舉皆遂性循用頌正之典寵貽分土之官臣幸備守藩預聞  
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惟體在臣  
之意庶禪及物之仁仰望冕旒不任云云

同前

觀天察變杓衡肇運於東方頒朔授民寰宇咸歸於正統臣誠歡誠  
慶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軼憲於俗求端自天驗厥麟經重躬  
元而居正質諸儀易貴治曆以明時縱觀精稜之原密步盈虛之數  
將布和於魏闕頓頌今於侯邦日月星辰式謹四時之會敦條正朔

庶同萬國之心惟是遐封亦被寵賜敢不奉將天意欽若人時告諸廟而為号令之資示於民而為農桑之務用酬洪造庶免曠官

福州謝上

列職內朝分符督府荷收條之府及倭昏塞以何堪中謝伏念臣自守州愚常存靜退方群能競爽未嘗飾薄藝以動人當眾議爭先未嘗出序言而預辨每自甘於駑鈍已難合於要權累換歲暮常從外徙四州部曾未代還茲者甫自書林進登內閣守福州到略撫歐越之師徒迺眷天倫亦更藩服退省弟兄之陋最居疎賤之中蒙設寵之逾恒豈指軀之可報然臣幸叨薄祿獲奉偏親蓋臣弟既適於遐陬則臣思當辭於遠役在人情之可念况著令之久行輒露服侍未遑恩旨頗識事君之義敢忘奔命之恭候吏甫乘輕車過滿白頭老母嬰疢於北歸多難餘生割私恩而南向牽衣辭訣泣第分馳計音信之往來殆將万里阻晨昏之定省各在一涯足感動於旁人况親逢於孝治草茅弱質常依樂育之仁大馬微情終異曲成之賜惟養宜之寡偶絕先後之為容如臣不自上聞誰肯為臣言

蘇州府志卷之十四

三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十四

者再念悔臨境內勞問民間皆仰劇於太寧但遵行於明詔則臣固斷戶於廟食難報稱於靈靈香出過恩致斯自劇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恭聖神之姿而兼容小善復四海之極而兼達下情在於隱恤之心豈開孤平之迹敢不誓殫勩瘁匪懈夙宵慰海徼之幽荒布德之寬大承流寵任方自効於馳驅反哺愚誠望尚其於懷惻云云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十五

書

上歐陽龍圖

同前

上田正言

荅蔡正言

上王轉運

上王刑部

同前

與孫司封

荅袁陟

上歐陽龍圖

去秋入還承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反復觀誦感與慙并夫銘志之著于世猶之於史矣有間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无所不書而銘志也者人子孫之所立書其惡焉則其情之所不忍故止於矚功德論材行伸志義而已其與史異豈非勢然哉然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伸其情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有立惡人无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言行之要

十

第十一

皆見于篇則足為後法筌言勸之道非此其將安在然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自古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誰无銘表而傳者幾人故非它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與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為也蓋銘志也者雖不書其惡亦不可為之辭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惡隱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由之用人非識能斷之而義不有徇則陞降以差降而倒則非公與是為其然也非畜道德之士誰能任之既識其義陞降是矣而其辭不工則世所不傳是又在其文章之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未嘗有一人其傳之難其遇人之難也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一人者也先大父之事幸預傳焉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无疑也而人之學者每觀記傳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有所可感則蠢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其也哉其慕明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見先生以一知其而賜及於其三世其為感

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某淺薄縉紳而先生進之先大父之  
連屢閉塞而先生大其道於後世則世之魁閣豪傑不世出之士其  
誰不願進於前向潛遁屈抑之人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勇而德  
誰不愧懼為人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而凡人子孫者孰不欲寵  
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出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伏  
惟賜省察焉所諭氏族遷徙之次敢不奉教而考正

同前

其頓首再拜啓拜別後其心焦然如渴飢不見飲食於今三年矣得  
前年秋所賜教後尋聞外補欲寓一書以布惓惓之意而其罪累矜  
禍其多祖母棄館舍衣攤之餘僅存微息至去秋復奉祖母亡母葬  
南望貧賤乞巧以供事故常奔走於道路無頃更之暇能果其所  
欲即又欲葬祖母後一至執事之側少慰其心而自去夏屬疾至及  
益甚抵今未盡平復未堪遠役又未能成其意寢拙之人謀事多然  
况欲行其它耶然其心亦未嘗去門下豈獨以愚家之質動作語默  
與俗多違而忌且然謗之者多而獨大賢知遇之最深欲成其區區  
乎誠以素頗有志於古君子之道忘其力之不足而趨之求今有古  
君子之道而可為依歸捨門下安往哉是以未嘗一日而不在也不  
識賜見亮否春煖伏惟尊候乃福慎起居飲食以終福祿此數教之  
民之望而愚陋慕仰之願不勝至到祖母亡母墓誌輒往一本幸垂  
覽焉

上田正言

伏聞詔書以執事直諫院不勝喜賀夫以執事菁才美知古今力學  
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固以公卿待執事不止為諫官也然某區區致  
嘉贊者亦有云也方今內外居位之士以千數貴者賤者舉措趨嚮  
一本於苟且天下汲汲日就衰敝慮終不可更興起四方每見用一  
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達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幾可復見乎群  
臣顯顯思見其為國家異太平也天下既以此望之而又為公卿大  
夫侍從司計謀持紀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之皆  
曰天子明於知人而眾君子不負天子之知天下之望矣其久默默  
而自欺也豈國家用賢有意適然哉四方有司論而疑且嘆良有矢

始者執事為天下主軍畫在外朝之士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為之至今而乃為諫官非大位然論議一皆司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剛果有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無不達矣諫官與時俱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不悉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導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歷觀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與否則為諫官賢不肖立定是則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之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万世之是非也其重較然者於內外之利病主雖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諍而捨之主雖力止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于再三則釋其位而去焉可也固非謂從時重而鄉背者也今世有為諫官者護曰吾某日言某事吾塞責矣及章下而省其言不過趨起簿書雜雜間淺事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誕約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為是世固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舉曰賢而能諫諍故天子以為然而遂用之今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於眾人固不可也然世儻有不顧其不可而為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其徒以一時文字聲名傾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悅附而蹈利者之所為非有志者所忍肆也昔漢有公孫杜欽鄴谷皆賢良選用計其一時之名迹不減於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今人哉當時既得名位而終於無所開陳以至於泯泯其始於人而以為安矣由今觀之則諛之迹固不可掩也後人已見其如此又忍循其邪徑乎竊計頃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雄兵相制伏百姓靡靡日入於困窮生於困窮欲勿為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斂未休可為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終為身謀而已則某言雖切何用若欲與太平報國家則願無容容而隨俗也矧執事計當世之得失已詳矣忿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捨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盡知而熟曉也某是以翫成命而不覺喜且以為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助思慮今世布衣多不談治道某未嘗一造而輒情實誠有所發憤也伏惟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荅蔡正言

某頓首再拜。啓孟秋猶熱，伏惟知府正言學士尊體動止。方禳五月  
中伏奉所賜手教，獎愛重疊，且曰策之不已，必至乎出焉之所不能  
至者。某材性下下，不能任此。實恐期之大過，不知其爲愧且懼也。執  
事自言在閩於身無不如意，誠如來諭。然執事之素所自任，與人之  
望執事則固異。此此愚心之所以惓惓。竊思曰：作州以來，自以食其  
食者空厥職，蚤夜以之誠理之所當爾。夫古之以道事君者不可則  
去之，假如於魯則去而之衛，於衛則去而之晉，之秦無不可也。不去  
其國則歸焉可也。今之以道事君者不可則去而無所之，歸而無所  
託也。使使者曷所嚮乎？去朝廷則州郡矣。在州郡亦各守其守，不空  
食其食，是亦自處之宜也。與古之去其大任者，其迹雖不同，其理豈  
異耶？故曰：誠理之所當爾。自南出者亦人人贊執事之治以爲莫及  
此。固不足論彼知之施於此之宜，不知施於天下之無不宜。此無毫  
制難行，故難見也。則彼之不知也，宜況此豈能盡無牽制以出執事  
之所有哉？直就文法而爲之耳。已足出一世。矧極執事之意耶？是固  
無知之何從使顧穎者日企而望焉爾。

上王轉運

某啓伏念某所守朴愚，與時不對，力求聖人之道，苦心并日夜，每見  
義理之所當然，則推而行之。未嘗求信於人，亦誠無以使人見信所  
爲益。又處身益窮，亦不自悔於心。家貧親老，食口僅三十四，海之大  
無寸土，狹廬可以自立。誠世之窮人，其狀可謂有不堪之憂。伏覩草  
茅非敢望人之願已也。不謂執事視聽之遠，得其姓名，收召撫循，誠  
意備到。每臨而見之，未嘗不優爲之禮。非今微官之於賤士，前進之  
於後輩所常行者，其愛之也。汲汲乎憂其衣食之不足，以事親則謀  
振之，勤勤乎欲成就其材，則昌言于朝，以發之。凡賜之可以及其者，  
無不爲焉。顧何足以當之？夫人之懷道德者，果於自守，不肯妄干於  
人，與人雖知之而非其意，亦誠不肯就之。而世之言相知者，皆以口  
術飾爲能，勤候伺，請謝爲宜。其去於自守而不肯妄干於人也遠矣。  
幸人之一顧，則僕僕然而逢之，唯恐不當其心，剪剪然而奔走之，惟  
恐其後時。其去於非其意而不肯就之也亦遠矣。然世之言相知者

得其所比肩而懷道德者得其所無幾人今執事之所部三州四軍之地四面各屬之由是為屬者累百人韋布之士負抱其業於四下者衣裾相屬足迹相踐也彼孰不欲徹其能於執事而執事未有及之者獨某辱先及之其跡亦未嘗素一造門下其材未嘗自飾飾其禮未嘗為候同謝請其可謂不失其所以自守之操矣至於進退之也又一當於義使之不拂撓其心而負其所學其可謂無非其意者矣夫然則某之進於道德也雖淺然稱之於四方曰執事之遇曾某也以道曾某受執事之遇無所非其道其可以無媿矣四方之人聞之者曰如某且然况深於道德者如何哉則其為補於世且少歟則其章明執事之心公於進善信其所職中孜孜於國家豈不盛歟而某也圖所以為報之心敢不稱其遇之之義與

上王刑部

使至伏奉所賜書教及復申誦歡悽慙感不可比說切白惟念前世續官重祿則有與布衣韋布之子應共唱和如已匹輩之事所以使上下先後情志通洽而四方之人莫不知道德之可重節行之可達

正焉降戾近世公卿大夫所習則皆不然而士之汲汲於進者猶奔走之惟深然自重者則口意於退伏而無所屈焉甚矣風教之煥也道德即行之賤也伏蒙執事穎然自抗於眾見之表振古之道行之於己而賜之所被某辱當與貞耳目之際所罕曾有顧愚蒙也何以堪此見諭寄在之體固如來謂然居今分部而使者莫有以此自任而力行焉自任而力行又獨見於執事可謂非苟知之亦尤蹈之魁偉殊絕之美深意平實花門牆之下矣至於獎勵之意實恐期之大過然敢不佩服於式勇於自効以圖報補

同前

今日得於州吏伏審執事移使湖北切以江陵之地實楚之故國巴蜀區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是為一郡會其山川之勝蓋靡茂嘗用武焉其間吳蜀魏氏尤悉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于降孟昶定周保權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風物之美有屈宋主禰之賦詠存焉建節旌而使者專有是土其見倚之重為吏之樂豈細也哉然說事處之則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才力地望且進任於時不且

任於此也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故以屬  
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  
者人患才不足施或不得施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為擇哉於執事之  
心當亦若是肆五乃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志哉固  
執事之所務也秋令進涉道途尊用何似惟善保寢飯庶願厚仰  
望門下伏限疾痼所察采獲走送不任伏懇

與孫司封

運使司到閣下猶聞儂智高反時已奪邕邕邕地而有之為使者不  
能徇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州司尸孔宗  
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星言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  
怒詆之曰司尸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畝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  
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  
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  
口五署有宮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  
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累陳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書

第十一

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五且且可汗耶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  
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且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持  
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差固不可不察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  
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獨  
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懸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使宗旦初為  
一二言沮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  
民者宜憂憂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  
其言為天下者當益其言而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  
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而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窮  
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  
始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  
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  
言邪聞宗旦非特以書星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盡  
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  
下者度方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卒之患况

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且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雖揚褒大其人以警勸當世也宗且喜學身所爲有可來者豈不其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字馳騁至數百家且其言甚急事相與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豈易名其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少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拍目此固一書今其所立亦可適矣某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其衆又得其弟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多小差要其大槩不謬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且獨先以其親隨則其有先知之効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閣下始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便南方以賞罰是非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裨於天下非獨一時爲宗且發也伏惟少留意焉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十五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

與荆公介甫書

與王深父書

代人上永叔書

上歐蔡書

上歐蔡書

與王荆公介甫書

某頓首介父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按舉而謗議已紛然矣  
足下兼惟其如此也夫我知得行其志而有為於世則必先之以教  
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  
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  
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  
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偏執  
之苛已之用力也簡而入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

曾十六

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  
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為吏於此欲遵古人之  
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為也以吾之  
死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自於此則姑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  
乎於其薄者亦庶乎其可也願及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善  
於人不待之以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操切之法用而  
怨怒違倍之情生偏聽偏執之勢行而譖訐告訐之害集已之用  
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已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為吏  
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猝然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  
不為死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也故足下死班其如此也  
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願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  
志在於去惡務於遠人言而廣聽以謂為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  
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侯之之道已盡矣則為惡者不得不  
去也務於遠人言而廣聽聽者已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  
之短長之私則吾死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

一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愛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其比懶作書段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凡下以為如何

與深父書

某再拜與深父別四年矣鄉往之心固不可以盡口道而比得深父書輒反累覆紙示諭相存之勤相語之深尤不盡者讀之累日不能釋手故亦欲委曲自叙已意以報而念情因循經歲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反略村好欲密而反疏以流于今顧深父所相與者誠不在於書之疏數然鄉往之心非書則無以自解而乖繆若此不能不欲然也不求重幸見容若此得介父書知數到京師比已還見亭即日不審動止如何計太夫人在穎子直代歸與諸令弟應書皆在京師各万福其此侍親幸先寒宜和日得書四第雁舉今亦在京師去年第二妹嫁至浦之者不幸疾不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補之欲繼舊好遂以第七妹歸之此月初已亦成婚其質薄去明友遠且以其滯失日積而思慮日昏其不免於小人之歸者將若之何在官折節

與書曰六

於奔走勞力於米鹽之末務此固任小者之常死不自安之意顧初至特遇在勢者橫逆又議法數不合常恐不免於構陷方其險阻難之時常欲求脫去而卒无田今在勢者已更幸自免於悔咎而某至此亦已二年矣比承諭及介父所作王令誌文以為揚子不過恐不然也夫學者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无常產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耳何則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然而有無常產也則其於親也生事之以禮故啜菽飲水之養而養以天下之一也死葬之以禮故斂首是形於葬以天下一也而况於身乎而况於妻子乎然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者非盡於此也故曰乃所履之一事耳而孟子亦謂无常產而有常心者雖士為然則為聖人賢者不止於然也介父又謂士誠有常心以操群聖人之說而力行之此孔孟已下所以有功於世也夫學者苟不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能失其常心此後之學者之患也苟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失其常心且既已皆中於禮矣而復操仁說而力行之哉此處子者治心修身今未先後自

然之理也所始乎為王而終乎為聖人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蓋謂此也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蓋樂此也九介父之所言似不與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為楊子不遇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學之要義相去遠故略及之不審以為如可

代人上永叔書

夫有為之時不世得眾賢既已遭遇其時方夙夜唯道深微之際明主躰斷國論運萬世之長策佐明主於唐虞之盛非闖茸曲士所能仰望其輝光也然使百姓人行戶格四夷軌道上下禮義粲然此時於用材亦無遺存者矣夫制閭閻運關之樞之力耳矣恭摺善五寸之鐘百二者皆微有以用之則人之興居天之長養待之然後安而有成譬之偏材薄伎亦宜有所用之也某拙虛願蒙不曉於義國家幸以此德之故引之仕藉伏自思念可以自効惟首公營職故朝而出暮而歸諱易即煩有知必為吾所以展報而已而州之守俸部之使者皆過引其長而形之薦書焉其之敢望眾君子成就之使然自執事且夕輔天子居廟堂其有意於偏材薄伎耶幸有意則其願先出於陛下然非敢望也儻以伯氏昔年京洛之舊日以庶其衰緒而振其子也則某不宜自後焉

上歐蔡示書

某少讀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至珪之法在太宗左右事之小大無不詳諫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誅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太平刑罰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欻慕繼以嗟唱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泉陶高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今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于今所聞見勘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繇漢以降至于陳隋復繇高宗以降至于五代其史其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親見事款頗能說如餉足其心又恨不得陞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所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思順陰拱默處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若毛髮而

肯以身任之不為回避計惜者况所較安危治亂有未可立觀計謀  
有未可立効者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誰所修慕  
者已矣類千百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  
使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博達知二公任上  
左右為上論治亂得失群曰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錙銖計惜以避  
怨已毀罵謗權人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任其事  
未知有如此周詳細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玉珪又  
能過是邪今事雖不合亦足異之萬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  
况合乎合未可以必也不知所謂數千百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  
而見之其心歡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  
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居正觀之上令其小  
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  
于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矣今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  
及遠甘道今之疑唐太宗時值異雖亦未嘗不變一日有於冥冥  
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所以書獻二公先  
聖言及為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已毀罵謗權之  
患一日俱發翕翕萬狀至於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  
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  
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為噫二公之不幸實疾  
首感頌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內汲汲焉而務  
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內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  
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  
得吾志也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就而  
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為孔子者聘六十九  
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  
謀其夫齊也遲遲而後出書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子如用予  
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康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  
不若是亦無以為孔子孟子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  
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  
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况今天子仁恕明求治之心



未嘗急天下歸四方諸侯承號今奔走之不服二公之言如朝得  
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  
國遊梁齊釋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天此非獨某之望乃  
天下之望而二公所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之不已謹成憶  
昨詩一篇雜說二篇粗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寄此皆人所  
歌聞不百為二公道然欲召告賢見應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  
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幽然自守者不從已於邪則又庶  
幾發于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舉披  
其賜是亦為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常竊思  
更首樂法書之累言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道主著  
以待舉行悖者不能藉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為善  
也故詩中言學尤具伏惟賜省察焉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十六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

上杜相

見知州

代上蔣密學

與孫都官

代上石中允

上歐陽先生

上蔡學士

代上州牧

荅王固別紙

上杜相

某聞夫為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不異乎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歟卒之為宰相無與舜為比也則宰相之弊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之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耶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素孫伏伽用兵征戰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其君與正綱維持法憲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耶考於其值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弊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宰相者不過有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弊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

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還於朝雖然邪者惡之

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每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出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學，為累百之務，以勵學者，課農墾，以損益之。為吏陞絀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慚之。隆華任子之禮，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式，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然而疑，且排其謗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取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直知宰相，駢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其不克其志，豈愧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某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世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遂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更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

見知州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斂之秋毫之端，不遺望之不見其前，囑之不見其後，歸乎其高，浩乎其深，燁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嚴威列之乎公卿，徹官而不為泰，無匹天之勢，而不為不足，天下吾賴萬世吾師，而不為大，天下吾違萬世吾異，而不為貶也。其然也，且其前則對而為卿，不嫌然，而為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豈惟衣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交接，相思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如見其邦之夫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

矣翦翦然而已矣焯焯然而已矣豈其所汲為哉某方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既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為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

代人上蔣密學

夫蜀之奢聞天下蜀之守前後相望昏遂其俗而已豈以儉為不美耶蓋蜀之守既貴重而奢者人情之所便也遂其俗者蜀人之悅而美名之所歸也彼席貴重之勢行所便而得美名蓋常人之所奔走也夫誰肯捨而為儉哉然不知夫推理而行儉者亦樂也變其俗而治其始也民雖疑且恐且指目以謗其終也必化以服則美名安得而不歸哉是其為美名也君子之所名窮萬世而不滅者也然世不推其所以然而相與立論曰蜀易恐以動俗既久以固其不可以更也是大不然夫不知民之難與慮始也當事之更也必然豈推蜀子產之治鄭也三年鄭人有欲殺子產者夫非怨哉然鄭卒以大治戴子產卒以如父母其終也化且服云此其効尤章章者也豈患其易動哉蜀也替天下之人也一而治之安有不同乎至於俗也有不變而治者有變而治者所宜所尚不變而治者也非禮義之歸變而治者也若蜀之奢豈禮義之歸乎奚而不變也必也久且固焉則遂之而已世之事入於亂者衆矣去治古遠矣舉將遂之耶必不然也然世所以莫或為與或為之而無其効者是亦有二說非如向之所云者一也今之為吏者勢不得專且久不專則謗易行不久則化且服不可以俟也是其所以莫或為與或為之而無其効也可為太息也已及昨者執事之入蜀也獨欲出數百年之表脩之於躬而化其俗某聞之喜且慕不知其至也既而卒以不專則謗易行不久則化且服不可以俟也而罷天下之妄者至今以為過某聞之嗟且恨亦不知其至也雖然執事之推是心也好古而非俗之願也可知無好古而非俗之願者行於此亦必均於彼推於一亦必應於萬今執事之來餘杭也其由是心歟某也仰聲義之舊而其心有所迫切者常人既不可以語是以千里為近以險塗畏暑為廣夏清涼而自致於執事之門以歸討焉豈推以執事好古而非俗之類為可望也抑亦以某人嘗望輝光被收納有一日之素而藉口以來伏惟少垂聽某之家

本窮空道某人而始得祿不十年而某人沒沒之日賴於文以葬既葬而其家流離於鄉數期之間疾癘死喪十口之所存者惟其母與某也二而已無田而耕也無貨與技以為商與工也無力以傭也無屋廬以居也奉老母而寓食於人者迨十年矣噫是誠子之不孝者也人之天窮者也每觀古人啜菽飲水亦養之說而已尚不得有此則晝而行夜而卧矍然而思盡然而不知涕之交頤也在上之君子聞是言也知是言也知是人也其哀之乎抑不哀也不哀之而曰仁可乎哀之而不救之可乎今某也得有廬屋以居十數畝之田以業老而農之妻以饜而身耕於外以覓得菽水之資而奉老母給祭祀則志願足矣其為事至細其為求至易與也不過執事一器一會之所費而足濟之矣其忍有惜歟十年而無可告者以今也遇執事好古而非俗之願者也有一日之素者也若告而又不見哀哀而又不見振焉則斯人也卒窮而死耳豈有望於此哉伏惟少留意而念焉

與孫都官

伏承賜書見示盛製六編凡二千首盛哉文之多工之深且專以文也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國風俗萬物治亂善惡通塞離合憂傷喜怒哀樂無不畢載而其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其要歸不離於道昨昔以文名於天下者夫豈易至於君邪某之愚且懶且為事物疾病所侵以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於海不見其涯沒於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陞而敢議其大小高下邪而閣下不以其深且專以久者勵其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道者教其劣告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焉其誠恠閣下自處之過而為以賜某者乃所以怠且蔽之也凡某之學蓋將以學乎為身以至於可以為人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病也推閣下之仁豈欲怠且蔽之也其欲使知閣下之貴而長其業之富而成而猶不止如是能下於後輩如是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不屑其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盛編尚且借觀而先以此謝

代人上石中允

人之去教化不為盜也其幾矣數十百年公卿大夫無完人即材

藝或薄於自修即今之所謂自修或薄於材細謹細忠今之所謂自修也大節大行不如是其已也而能者止於是故自朝廷至于四方無治官上雖有善意善令不能行民之窮瘁於死無所告天下之未治無他焉由是而已耳羣下相漸靡靡成俗所為戾道過計者乃取士於是焉其無得也明矣一有駭而動之者不比而盜也其幾矣噫可怖也可懼也今者更貢舉法善矣人相從觀詔書戾者則然有意於懼怠者憚然自強矣數百年來未有此舉也然更趣修其文耳夫有能力行者也士趣強其外耳未有能心通者也不心通當言一不振焉必解矣有聖人作不已是法矣然而去尔何也聖人之為教以已為之先以法制之助不以已為之先雖有善制聖人不能行也今能為之先不在於吾君與吾民之所耳目者吾君固能為之先矣吾民之所耳目者朝則公卿大夫外則長若師然而可法者殆少矣太學化樞也得執事為之先蔡學士過此言太學之行漸行矣誠其盛美不識通之於心者為誰而能廣之於朝廷天下乎某四年時太學生也今者欲往而依執事會學之令不五百日則不得曠其貧父母待某然後養不蚤得往也今欲往焉則恐後時不得舉則望旦夕而事親者母所置焉遂未能依執事而學也某之所就亦鄙矣所不足于心亦大矣某豈屑屑然哉願誠有不得已謹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并叙太學得執事之盛以為天下望

上歐陽先生

某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某之友有王安石者其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比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常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為御史居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稱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猶恨其之不見之也則寓其文以來某與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愧者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必魁閣絕特之人不待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二子者早卓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某汲汲言者作為二子者計

也蓋善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果之淺狹帶  
擲而先生遇之甚厚隴已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  
門以為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是焉  
回向文三篇如別錄

上恭崇學士

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而人已賀之誠當也  
願不賀則不可乎其宜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下而行聖賢之道不  
古聖賢然者否也然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怨  
庸人以不已不及也則忌然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則  
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  
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  
書白而信耶抑未然耶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  
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屢難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  
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俟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  
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  
事

第十一

九

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言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有相終  
接蚤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得失蚤思之不得若登而以  
言可也屢進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論則極辦之可也屢進而  
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  
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  
亦明矣禁中之跡居夫婦而已尔舍是則寺人而已耳庸者邪者  
而已耳其於真寘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某見  
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嗚呼執事已念之矣苟  
念之則在使諫官侍日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  
歟噫自漢隆慶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收慶後世士之盛  
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功成治洽今有士之盛能行其  
道則前數百年之弊毋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  
不為深念乎某生於遠阨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隸於鄉學當  
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  
篇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

焉其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功名然居今知安  
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時然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  
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儻進之於朝  
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知某之打妄也

代人上州牧

閣下之來政事之行固有曰矣某與州民食息耕勤凡有賴於上者  
皆閣下之賜也而某又於此時亡以自叙於銓必得州檄為之明據  
然後可以取信於公而得祿於家至於文移屢奉視聽是則居部屬  
不為不幸煩庶覆不謂不深然未嘗敢造屏戶之間望凡達之未者  
豈以急情而致曠闕蓋罪廢之久未敢自預於士大夫之行孤危  
之中固頗不追人事之好其於退伏祇欲自省而補其將來所賴至  
仁照以餘光而恕其不及今者忽以歲盡迫將西行而公檄未臨理  
當自請故不復避塵瀆之咎而因輒自叙懇悃之誠伏惟撫臨四  
民重失一物實其慢弛之罪憐其屯躓之情於符移不惜其行於刺  
謂不求其至既終公議亦尉私懷

答王固別紙

蒙疏示某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為  
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  
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某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  
亂微子箕子比干者蓋皆諫而不後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  
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  
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  
是微子去之以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  
箕子之志也其諫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  
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  
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  
無恥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  
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  
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比干  
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





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對之物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為也況若雄者乎且較其輕而辱於仕王莽為重矣雄不得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於於因故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自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陽虎非所欲也見所不見也所不說此法言所謂訥身所以信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與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子所否者夫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在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趣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王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為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曰我且於是執太玄方跡然辭志不拘羈乎以二子之智足以自知而任已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廢亦廢埋孟子皆斷以為非伊尹孔子之事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既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豈不亦猶孟子之

雄其自愛學焉有所進則於雄書焉有所得夷甫亦以為然則其於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於雄之事何所不通其息況若雄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謬質之於聖人而無待論議而後明者也為告夷甫或以為未盡願更疏示

南曲曾子固先生集卷第十七







